



特別
~21
4250
8



121
4250
8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閒向書齋閱古今

生非草木豈無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

難比張生遇李鶯

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巨源自兒曹時清
秀異衆既長才擲蜀錦貌瑩寒氷容止可觀言詞簡
當承祖父之遺業家藏鏹數萬以財豪稱于鄉里貴
族中有慕其門第者欲結婚姻雖媒灼日至浩正色
拒之人謂浩曰君今冠矣男子二十而冠何不求良
家令德女子配君其理安在浩曰大凡百歲姻緣必

夏亦一道

卷二十九

張浩



要十分美滿。某雖非才子，實慕佳人，不遇出世嬌姿，寧可終身鰥處，且俟功名到手之日，此願或可遂耳。緣此至弱冠之年，猶未納室。浩性喜厚自奉，養所居連簷重閣，洞戶相通，華麗雄壯，與王侯之家相等。浩猶以爲隘窄，又於所居之北，砌置一園，中有

風亭月榭，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泚。橫塘曲岸，露偃月虹橋，朱檻彫欄，疊生雲帷石爛，燉奇花艷蕊，深沉竹洞，花房飛異域，佳禽植上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翠柳低籠，關草場。

浩暇日，多與親朋宴息其間。西都風俗，每至春時，園

亭亦好
園無大小，皆修蒔花木，酒掃亭軒，縱遊人翫賞。以此遙相誇逞，士庶爲常。浩園巷有名，儒廖山甫者，學行俱高，可爲師範。與浩情愛至密，浩喜園館新成，花木茂盛，一日邀山甫閒步其中，行至宿香亭，共坐時當

仲春，桃李正芳，牡丹花放，嫩白妖紅，環遶亭砌。浩謂山甫曰：淑景明媚，非詩酒莫稱韶光。今日幸無俗事，先飲數盃，然後各賦一詩，咏目前景物。雖園圃消疎，不足以當君之盛作。若得一詩，可以永爲壯觀。山甫曰：願聽指揮。浩喜，卽呼小童具飲器，筆硯于前。酒三行，方欲索題，忽遙見亭下花間，有流鶯驚飛而起，山

甫曰鶯語堪聽何故驚飛浩曰此無他料必有遊人偷折花耳邀先生一往觀之遂下宿香亭逕入花陰躡足潛身尋踪而去遇太湖石畔芍藥欄邊見一垂鬟女子年方十五携一小青衣倚欄而立但見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艷肌膚嫩玉生光蓮步一折着弓弓扣綉鞋兒螺髻雙垂挿短短紫金釵子似白東君誇艷態倚欄笑對牡丹叢

浩一見之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恐女子驚避引山甫退立花陰下端詳久之真出世色也告山甫曰塵世無此佳人想必上方花月之妖山甫曰花月之妖

豈徒子非
色者此
其好色也

豈敢畫見天下不乏美婦人但無緣者自不遇耳浩曰浩閱人多矣未常見此殊麗使浩得配之足快平生兄有何計使我早遂佳期則成我之恩與生我等矣山甫曰以君之門第才學欲結婚姻易如反掌何須如此勞神浩曰君言未當若不遇其人寧可終身不娶今既遇之即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山甫曰但患不諧苟得諧何患晚也請詢其踪跡然後圖之浩此時情不自禁遂整巾正衣向前而揖女子歛袂答禮浩啓女子曰貴族誰家何因至此女子笑曰妾乃君家東隣也今

日長初赴親族家會，惟妾不行。聞君家牡丹盛開，故與青衣潛啓隙戶至此。浩聞此語，乃知李氏之女，鶯鶯也。與浩童稚時曾共扶欄之戲。再告女子曰：敝園荒蕪，不足寓目。幸有小館，欲備餞酒。盡主人接隣里之歡，如何？女曰：妾之此來，本欲見君，若欲開樽，決不敢領。愿無及亂，略訴此情。浩拱手鞠躬而言曰：願聞所諭。女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緣家有嚴親，禮法所拘，無因與君聚會。今君猶未娶，妾亦垂髻，若不以醜陋見疎，爲通媒妁，使妾異日奉箕箒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翁姑和睦親族，成兩姓之好，無七出之玷，此

此女大有
心人

妾之素心也。不知君心還肯從否？浩聞此語，喜出望外，告女曰：若得與麗人偕老，平生之樂事足矣。但未知緣分何如耳。女曰：兩心既堅，緣分自定。君果見許，愿求一物爲定，使妾藏之，異時表今日相見之情。浩倉卒中無物表意，遂取繫腰紫羅綉帶，謂女曰：取此以待定議。女亦取擁項香羅，謂浩曰：請君作詩一篇，親筆題于羅上。庶幾他時可以取信。浩心轉喜，呼童取筆，視指欄中未開牡丹爲題。賦詩一絕于香羅之上。詩曰：

沉香亭畔露凝枝

斂艷含嬌未放時

自是名花待名手

風流學士獨題詩

女見詩大喜，取香羅在手，謂浩曰：「君詩句清妙，中有
 深意，真才子也。」此事切宜緘口，勿使人知。無忘今日
 之言，必遂他時之樂。父母恐回，妾且歸去。道罷，蓮步
 却轉，與青衣緩緩而去。浩時酒興方濃，春心淫蕩，不
 能自遏，自言下坡不趕，次後難逢，爭忍棄人歸去。雜
 花影下，細草如茵，略效鴛鴦，死亦無恨。遂奮步，赶上
 雙手抱持，女子顧戀恩情，不忍移步。絕裾而去，正欲
 啓口致辭，含羞告免。忽自後有人言曰：「相見已非正
 禮，此事決然不可。若能用我一言，可以永誦百歲。」浩

非
 畢竟理長
 非腐也

捨女回視，乃山甫也。女子已去，山甫曰：「但凡讀書，蓋
 欲知禮別嫌，今君誦孔聖之書，何故習小人之態？若
 使女子去遲，父母先回，必詢究其所往，則女禍延及
 于君，豈可戀一時之樂，損終身之德？請君三思，恐成
 後悔。浩不得已，快快復回宿香亭上，與山甫盡醉散
 去。自此之後，浩但當歌不語，對酒無歡。月下長吁，花
 前偷淚，俄而綠暗紅稀，春光將暮。浩一日獨步，聞齋
 及覆思念一段離愁，方恨無人可訴。忽有老尼惠寂
 自外而來，乃浩家香火院之尼也。浩禮畢，問曰：「吾師
 何來？」寂曰：「專來傳達一信。浩問何人致意于我？」寂移

坐促席謂浩曰君東隣李家女子鶯鶯再三申意浩大驚告寂曰寧有是事吾師勿言寂曰此事何必自隱聽寂拜聞李氏爲寂門徒二十餘年其家長幼相信今日因往李氏誦經知其女鶯鶯染病寂遂勸令勤服湯藥鶯屏去侍妾私告寂曰此病豈藥所能愈耶寂再三詢其仔細鶯遂說及園中與君相見之事又出羅巾上詩向寂言此卽君所作也令我致意于君幸勿相忘以圖後會蓋鶯與寂所言也君何用隱諱耶浩曰事實有之非敢自隱但慮傳揚遐邇取笑里間今日吾師旣知使浩如何而可寂曰早來旣知

直看心人

此事遂與鶯父母說及鶯親事答云女兒尚幼未能

幹家觀其意在二三年後方始議親更看君緣分如何言罷起身謂浩曰小庵事冗不及款話如日後欲寄音信但請垂諭遂相別去自此香閨密意書牋幽懷皆托寂私傳光陰迅速倏忽之間已經一載節過清明桃李飄零牡丹半折浩倚欄凝視覩物思人情緒轉添久之自思去歲此時相逢花畔今歲花又重開玉人難見沉吟半晌不若折花數枝托惠寂寄鶯鶯同賞遂召寂至告曰今折得花數枝煩吾師持往李氏但云吾師所獻若見鶯鶯作浩起居去歲花開

時相見于西欄畔。今花又開。人猶間阻。相憶之心。言不可盡。愿似葉如花。年年長得相見。寂日此事易爲君可少待。遂持花去。踰時復來。浩迎問如何。寂于袖中取彩箋。小東告浩曰。鶯鶯寄君。切勿外啓。寂乃辭去。浩啓封視之。曰

妾鶯鶯拜啓。相別經年。無日不懷思憶。前令乳母以親事白於父母。堅意不可。事須後圖。不可倉卒。願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姻若不成。誓不他適。其他心事。詢寂可知。昨夜宴花前。衆皆歡笑。獨妾悲傷。偶成小詞。略訴心事。君讀之。可以見妾之意。讀

畢。毀之。切勿外泄。詞曰

紅疎綠密。時暄還是困人天。相思極處。凝睛月下。洒泪花前。誓約已知。俱有願。奈目前。兩處懸懸。鶯鳳未偶。清宵最苦。月甚先圓。

浩覽畢。歛眉長歎。曰。好事多磨。信非虛也。展放案上。反覆把玩。不忍什手。感刻寸心。泪下如雨。又恐家人見疑。詢其所因。遂伏案掩面。偷聲潛泣。良久。舉首起視。見日影下窻。暝色已至。浩思適來書中言心事。訊寂可知。今抱愁獨坐。不若詢訪惠寂。究其仔細。庶幾少解情懷。遂徐步出門。路過李氏之家。時夜色已闌。

門戶皆閉，浩至此想像鶯鶯，心懷愛慕，步不能移，指李氏之門曰：非挿超步雲，安能入此？方徘徊未進，忽見旁有隙戶半開，左右寂無一人，浩大喜曰：天賜此便，成我佳期。遠托惠寂，不如潛入其中，探問鶯鶯消息。浩爲情愛所重，不顧禮法，躡足而入。既到中堂，匿身迴廊之下，左右顧盼見

閑庭悄悄，深院沉沉，靜中聞風响玎璫，暗裏見流螢聚散，更籌漸急，窻中風弄殘燈，夜色已闌，塔下月移花影，香閨想在屏山後，遠似巫陽千萬重。

浩至此茫然不知所往，獨立久之，心中頓省，自思設

若敗露爲之奈何，不惟身受苦楚，抑且玷辱祖宗，此事當款曲圖之，不期隙戶已閉，返轉迴廊，方欲尋路復歸，忽聞空中有低低而唱者，浩思深院淨夜，何人獨歌，遂隱住側身，靜聽所唱之詞，乃行香子詞

雨後風微，綠暗紅稀，燕巢成，蝶遶殘枝，楊花點點，永日遲遲，動離懷，牽別恨，鷓鴣啼，辜負佳期，虛度芳時，爲甚褪盡羅衣，宿香亭下，紅芍攔西，當時情今日恨，有誰知。

但覺如雛鶯，轉翠柳陰中，彩鳳鳴碧梧枝上，想是清夜無人，調韻轉美，浩審詞察意，若非鶯鶯，誰知宿香

亭之約，但得一見其面，死亦無悔。方欲以指擊窗，詢問仔細，忽有人叱浩曰：「良士，非媒不聘，女子無故不婚。」今女按板于窗中，小子踰牆到廳下，皆非善行。玷辱人倫，執詣有司，永作淫奔之戒。浩大驚退步，失脚墮于砌下。久之方醒，開目視之，乃伏案晝寢于書窗之下。時日將脯矣，浩曰：「異哉夢也，何顯然如是！莫非有相見之期，故先垂吉兆告我。」方心緒擾擾未定，惠寂復來，浩訊其意，寂曰：「適來只奉小柬而去，有一事偶忘告君。鶯鶯傳語他家所居房後，乃君家之東牆也，高無數尺。其家初夏二十日，親族中有婚姻事，是

夕舉家皆往，鶯鶯托病不行，令君至期于墻下相待，欲踰墻與君相見。君切記之，惠寂且去。浩欣喜之心，言不能盡，屈指數日，已至所約之期。浩遂張帷幄，具飲饌，器用玩好之物，皆列于宿香亭中。日既晚，悉逐僮僕出外，惟留一小鬟，反閉園門，倚梯近墻，屏立以待。未久，夕陽消柳外，暝色暗花間，斗柄指南，夜傳初鼓。浩曰：「惠寂之言，豈非謬我乎？語猶未絕，粉面新粧，半出短墻之上。浩舉目仰視，乃鶯鶯也。急升梯扶臂而下，携手偕行，至宿香亭上，明燭竝坐，細視鶯鶯，欣喜轉盛。告鶯曰：「不謂麗人果肯來此。」鶯曰：「妾之此身異

此書與跳墻
動筆甚奇

時欲作閨門之事今日寧肯誑語浩曰肯飲少酒共
慶今宵佳會可乎鶯曰難禁酒力恐來朝獲罪于父
母浩曰酒既不飲略歇如何鶯笑倚浩懷嬌羞不語
浩遂與解帶脫衣入鴛幃共寢但見

寶炬插紅麝裊吐翠金縷綉屏深掩紺紗斗帳低
垂竝蓮鴛枕如雙雙比目同波共展香衾似對對
春蠶作繭向人尤殢春情爭一搦纖腰怯未禁

須臾香汗流酥相偎微喘雖楚王夢神女劉阮入桃
源相得之懽皆不能比少頃鶯告浩曰夜色已闌妾
且歸去浩亦不敢相留遂各整衣而起浩告鶯曰後

會未期切宜保愛鶯曰去歲偶然相遇猶作新詩相
贈今夕得侍枕席何故無一言見惠豈非猥賤之軀
不足當君佳句浩笑謝鶯曰豈有此理謹賦一絕

華胥佳夢徒聞說

解佩江皋浪得聲

一夕東軒多少事

韓生虛負竊香名

鶯得詩謂浩曰妾之此身今已爲君所有幸終始成
之遂携手下亭轉柳穿花至墻下浩扶策鶯升梯而
去自此之後雖音耗時通而會遇無便經數日忽惠
寂來告曰鶯鶯致意其父守官河朔來日挈家登程
愿君莫忘舊好候回日當議秦晉之禮惠寂辭去浩

△自平之保也
看口水濱
又作身事

男子不如
婦人其張
浩李書乎

神悲意慘。度日如年。抱恨懷愁。俄經二載。一日。浩季父召浩語曰。吾聞不孝以無嗣為大。今汝將及當立之年。猶未納室。雖未至絕嗣。而內政亦不可缺。此中有孫氏者。累世仕宦。家業富盛。其女年已及笄。幼奉家訓。習知婦道。我欲與汝主婚。結親孫氏。今若失之。後無令族。浩素畏季父賦性剛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與孫氏議姻。擇日將成。而鶯鶯之父任滿方歸。浩不能忘舊情。乃遣惠寂密告鶯曰。浩非負心。實被季父所逼。復與孫氏結親。負心違願。痛徹心髓。鶯謂叔曰。我知其叔父所為。我必能

之非
不是

自成其事。寂曰。善為之。遂去。鶯啓父母曰。兒有過惡。玷辱家門。愿先啓一言。然後請死。父母驚駭。詢問我兒何自苦如此。鶯曰。妾自幼歲慕西隣張浩才名。曾以此身私許。偕老。曾令乳母白父母。欲與浩議姻。當日尊嚴不蒙允許。今聞浩與孫氏結婚。棄妾此身。將歸何地。然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自絕。父母驚謂鶯曰。我止有一女。所恨未能選擇佳婿。若早知。可以商議。今浩既已結婚。為之奈何。鶯曰。父母許以兒歸浩。則妾自能措置。置父曰。但願親成。一切不問。鶯曰。果如是。容妾訴于官府。遂取紙作狀。更

服舊粧，逕至河南府訟庭之下。龍圖閣待制陳公方據案治事，見一女子執狀向前，公停筆問曰：「何事？」鶯歛身跪告曰：「妾誠誑妄，上竄高明，有狀上呈，公令左右取狀展視云。」

告狀妾李氏，切聞語云：「女非媒不嫁，此雖至論，亦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馬，賈午志慕韓壽，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無媒之謗，蓋所歸得人。青史標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後人繼其所爲，免委身于傭俗。妾于前歲慕西隣張浩才名，已私許之，偕老言約已定，誓不變更。今張浩忽背前約，使

不是

妾呼天叩地，無所告投，切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若非判府龍圖明斷，孤寡終身何待？爲此冒耻，竄尊幸望台慈，特賜予決，謹狀。

陳公讀畢，謂鶯曰：「汝言私約已定，有何爲據？」鶯取懷中香羅，并花箋上二詩，皆浩筆也。陳公命追浩至公庭，責浩與李氏旣已約婚，安可再孫氏？浩倉卒，但以叔父所逼爲辭，實非本心。再訊鶯曰：「爾意如何？」鶯曰：「張浩才名實爲佳婿，使妾得之，當克勤婦道。實龍圖主盟之大德，陳公曰：「天生才子佳人，不當使之孤另。我今曲與汝等成之，遂于狀尾判云。」

知府

花下相逢已有終身之約中道而止竟乖借老之心非後句下之文在人情既出至誠論律文亦有所禁宜從先約可斷後婚

判畢謂浩曰吾今判合與李氏為婚二人大喜拜謝相公恩德遂成夫婦借老百年後生二子俱擢高科話名宿香亭張浩遇鴛鴦

當年崔氏賴張生 今日張生仗李鶯
同是風流千古話 西廂不及宿香亭

第二十九卷終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朱文燈下逢劉倩 師厚燕山遇故人
隔斷死生終不泯 人間最切是深情

話說大唐中和年間博陵有個才子姓崔名護生得風流俊雅才貌無雙偶遇春榜動選場開收拾琴劍書箱前往長安應舉時當暮春崔生暫離旅舍往城南郊外遊賞但覺口燥咽乾唇焦鼻熱一來走得急那時候也有些熱了這崔生只為口渴又無溪澗取水只見一個去處

灼灼桃紅似火，依依綠柳如烟。竹籬茅舍，黃土壁，
白板扉，啾啾犬吠，桃源中，兩兩黃鸝鳴翠柳。

崔生去叩門，覓一口水，立了半日，不見一人出來，正
無計結，忽聽得門內笑聲，崔生鷹覷鶻望，去門縫裏
一瞧，元來那笑的，却是一個女孩兒，約有十六歲，那
女兒出來開門，崔生見了，口一發燥，咽一發乾，唇一
發焦，鼻一發熱，連忙叉手向前道：「小娘子拜揖，那女
兒回個嬌嬌滴滴的萬福。」道：「官人寵顧茅舍，有何見
諭？」崔生道：「卑人博陵崔護，別無甚事，只因走遠氣喘，
敢求勺水解渴，則個女子聽罷，並無言語，疾忙進去。」

用纖纖玉手，捧着磁甌，盛半甌茶，遞與崔生，崔生接
過，呷入口，透心也似涼好爽，只得謝了，自回，想
功名，自去赴選，誰想時運未到，金榜無名，離了長安，
匆匆回鄉去了，倏忽一年，又遇開科，崔生又起身赴
試，追憶故人，且把試事權時落後，急往城南，一路上
東觀西望，只怕錯認了女兒住處，頃刻到門前，依舊
桃紅柳綠，犬吠鶯啼，崔生至門，見寂寞無人，心中疑
惑，還去門縫裏瞧時，不聞人聲，徘徊半晌，去白板扉
上題四句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罷自回明日放心不下又去探看忽見門兒呀地開了走出一個人來生得

鬚眉皓白鬢髮稀疎身披白布道袍手執斑竹拄杖堪爲四皓商山客做得磻溪執釣人

那老兒對崔生道君非崔護麼崔生道丈丈拜揖卑人是也不知丈丈何以見識那老兒道君殺我女兒怎生不識驚得崔護面色如土道卑人未嘗到老丈宅中何出此言老兒道我女兒去歲獨自在家遇你來覓水去後昏昏如醉不離床席昨日忽說道去年

此
卷三十五

今日曾遇崔郎今日想必來也走到門前望了一日不見轉身擡頭忽見白板扉上詩長哭一聲瞥然倒地老漢扶入房中一夜不醒早間忽然開眼道崔郎來了爹爹好去迎接今君果至豈非前定且請進去一看誰想崔生入得門來裏面哭了一聲仔細看時女兒死了老兒道郎君今番真個償命崔生此時又驚又痛便走到床前坐在女兒頭邊輕輕放起女兒的頭伸直了自家腿將女兒的頭放在腿上襯着女兒的臉道小娘子崔護在此頃刻間那女兒三魂再至七魄重生須臾就走起來老兒十分歡喜就賠粧

此
卷三十五

世通言 卷三十一
倉招贅崔生爲婿，後來崔生發跡爲官，夫妻一世團圓，正是

月缺再圓

鏡離再合

花落再開

人歿再活

爲甚今日說這段話，這個便是死中得活，有一個多情的女兒沒興，遇着個子策不能成就，干折了性命，反作成別人洞房花燭，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說這女兒遇着的子策，却是宋朝東京開封府有一員外，姓吳，名子虛，平生是個真實的人，止生得一個

兒子，名喚吳清，正是愛子嬌痴，獨兒得惜，那吳員外愛惜兒子，一日也不肯放出門，那兒子却是風流博浪的人，專要結識朋友，覓柳尋花，忽一日，有兩個朋友來望，却是金枝玉葉，鳳子龍孫，是宗室趙八節使之子，兄第二人，大的諱應之，小的諱茂之，都是使錢的勤兒，兩個叫院子通報，吳小員外出來迎接，分賓而坐，獻茶畢，問道：「幸蒙恩降，不知又何使令？」二人道：「卽今清明時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闐，遊人如蟻，欲同足下一遊，尊意如何？」小員外大喜道：「蒙二兄不棄寒賤，當得奉陪。」小員外便教童兒挑了酒樽食器，備二

蘇詩世通言 卷三十一
匹馬與兩個同去，迤邐早到金明池。陶穀學士有首
詩道

萬座笙歌醉後醒，
遶池羅幙翠煙生。
雲藏宮殿九重碧，
日照乾坤五色明。
波面畫橋天上落，
岸邊遊客鑑中行。
駕來將幸龍舟宴，
花外風傳萬歲聲。

三人遶池遊翫，但見

桃紅似錦，柳綠如烟。花間粉蝶雙雙，
枝上黃鸝兩兩。踏青士女紛紛至，
賞翫遊人隊隊來。

三人就空處飲了一回酒。吳小員外道：今日天氣甚

佳，只可惜少個侑酒的人兒。二趙道：酒已足矣，不如
閒步消遣。觀看士女遊人，強似呆坐。三人挽手同行，
剛動脚不多步，忽聞得一陣香風，絕似麝蘭香，又帶
些脂粉氣。吳小員外迎這陣香風上去，忽見一簇婦
女，如百花鬪彩，萬卉爭妍。內中一位小娘子，剛則十
五六歲模樣，身穿杏黃衫子，生得如何

眼橫秋水，眉拂春山。髮似雲堆，足如蓮葢。兩顆櫻
桃分素口，一枝楊柳鬪纖腰。未領略遍體溫香，早
已覩十分丰韻。

吳小員外看見，不覺遍體蘇麻，急欲捱身上前，却被

道慶語用
等者

趙家兩兄弟拖回，道：「良家女子，不可調戲，恐耳目甚多，惹禍招非。」小員外雖然依允，却似勾去了鬼靈一般。那小娘子隨着衆女娘自去了。小員外與二趙相別自回，一夜不睡，道：「好個十相具足的小娘子，恨不曾訪問他居止姓名，若訪問得明白，央媒說合，或有三分僥倖，次日放心不下，換了一身齊整衣服，又約了二趙，在金明池上尋昨日小娘子踪跡。」

分明昔日陽臺路

不見當時行雨人

吳小員外在遊人中，徃來尋趙，不見昨日這位小娘子，心中悶悶不悅。趙大哥道：「足下情懷少樂，想尋春

之興未遂，此間酒肆中多有當鑪少婦，愚弟兄陪足下一行，倘有看得上眼的，沽飲三盃，也當春風一度如何？」小員外道：「這些老妓，夙媚殘花，敗柳學生，平日都不在意。」趙二哥道：「街北第五家，小小一個酒肆，到也精雅，內中有個量酒的女兒，大有姿色，年紀也只好二八，只是不常出來。」小員外欣然道：「煩相引一看。」三人移步街北，果見一個小酒店，外邊花竹扶疎，裡面杯盤羅列。趙二哥指道：「此家就是。」三人入得門來，悄無人聲，不免喚一聲：「有人麼？」有人麼？須臾之間，似有如無，覺得嬌嬌媚媚，妖妖嬈嬈，走一個十五六歲

花朶般多情女兒出來，那三個子弟見了女兒，齊齊的三頭對地，六臂向身，唱個喏道：「小娘子拜揖，那多情的女兒見了三個子弟，一點春心動了，按捺不下一雙腳兒出來了，則是麻麻地進去，不得緊挨着三個子弟坐地，便教迎兒取酒來，那四個可知道喜，四口兒併來，沒一百歲方纔舉得一盃，忽聽得驢兒蹄响，車兒輪响，却是女兒的父母上噴回來，三人敗興而返，迤邐春色凋殘，勝遊難再，只是思憶之心，形于夢寐，轉眼又是一年，三個子弟不約而同，再尋舊約，頃刻已到，但見門戶蕭然，當爐的人不知何在，三人

八至可以
在

少歇一歇，問信則見那舊日老兒和婆子走將出來，三人道：「丈丈拜揖，有酒打一角來，便問丈丈：『去年到此，見個小娘子量酒，今日如何不見？』那老兒聽了，簌地兩行淚下，覆官人老漢姓盧名榮，官人見那量酒的，就是老拙女兒，小名愛愛，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坟，不知何處來三個輕薄廝兒，和他喫酒，見我回來散了，中間別事不知，老拙兩個薄薄罪過，他兩句言語，不想女兒性重，頓然悒快，不喫飲食，數日而死，這屋後小丘，便是女兒的坟，說罷，又簌簌地淚下，三人噤口不敢再問，連忙還了酒錢，三個馬兒連着一路傷

感不已，回頭顧盼，淚下沾襟，怎生放心得下，正是

夜深喧暫息

池臺惟月明

無因駐清景

日出事還生

那三個正行之際，恍惚見一婦人，素羅罩首，紅帕當胸，顛顛摇摇，半前半却，覷着三個，低聲萬福。那三個如醉如痴，罔知所措，道他是鬼，又衣裳有縫，地下有影，道是夢裡自家掐着，又疼，只見那婦人道：「官人認得奴家，卽去歲金明池上人也。」官人今日到奴家，相望爹媽，詐言我死虛堆個土坟，待瞞過官人們。奴家與你前生有緣，幸得相遇，如今搬在城裏一個曲巷

小樓，且是瀟酒，倘不棄嫌，屈尊一顧，三人下馬齊行，瞬息之間，便到一個去處，入得門來，但見

小樓連苑，斗帳藏春，低簷淺映紅簾，曲閣遙開錦帳，半明半暗，人居掩映之中，萬綠萬紅，春滿風光之內。

上得樓兒，那女兒便叫迎兒，安排酒來，與三個姐夫賀喜，無移時，酒到痛飲，那女兒所事熟滑，唱一箇嬌滴滴的曲兒，舞一箇妖媚媚的破兒，擲一箇紫廳廳的箏兒，道一個甜甜嫩嫩的千歲兒，那弟兄兩個飲散，相別去了，吳小員外回身轉手，搭定女兒香肩，樓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一
定女兒細腰捏定女兒纖手醉眼也斜只道樓兒便是床上火急做了一班半點兒事端的是

春衫脫下綉被鋪開酥胸露一朵雪梅纖足落兩彎新月未開桃蕊怎禁他浪蝶深偷半折花心忍不住任蜂恣採潛然粉汗微喘相偎

睡到天明起來梳洗喫些早飯兩口兒絮絮叨叨不肯放手吳小員外焚香設誓齒臂爲盟那女兒方纔掩着臉笑了進去吳小員外自一路悶悶回家見了爹媽道我兒昨夜宿于何處教我一夜不睡亂夢顛倒小員外道告爹媽兒爲兩個朋友是皇親國戚要

我陪宿不免依他爹媽見說是皇親又曾來望便不疑他誰想情之所鍾解釋不得有詩爲證

剗平荆棘蓋樓臺

樓上笙歌鼎沸開

歡笑未終離別起

從前荆棘又生來

那小員外與女兒兩情厮投好說得着可知哩笋芽兒般後生遇着花朵兒女娘又是芳春時候正是

佳人窈窕當春色

才子風流正少年

小員外只爲情牽意惹不隔兩日少不得去伴女兒一宵只一件但見女兒時自家覺得精神百倍容貌勝常纔到家便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漸漸有如鬼質

警世通言 卷三十
看看不似人形，飲食不思，藥餌不進。父母見兒如此，父子情深，顧不得朋友之道，也顧不得皇親國戚，便去請趙公子。兄第二人來，告道：「不知二兄日前帶我豚兒，何處非爲，今已害得病深，若是醫得好，一句也不敢言，萬一有些不測，不免擊鼓訴冤。那時也惟老漢不得，那兄第二人聽罷，切切偶語，我們雖是金枝玉葉，爭奈法度極嚴，若子弟賢的一般，如凡人叙用，若有些爭差的，罪責却也不小。萬一被這老子告發時，畢竟於我不利。疾忙回言：「丈丈賢嗣之疾，本不由我弟兄，遂將金明包酒店上，遇見花枝般多情女兒，

始未敘了一遍。老兒大驚道：「如此說，我兒着鬼了。」二位有何良計，可以相救？」二人道：「有個皇甫真人，他有割妖符劍，除非請他來施設，退了這邪鬼，方保無恙。老兒拜謝道：「全在二位身上。」二人回身就去，却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兩個上了路，遠遠到一山中，白雲深處，見一茅庵，黃茅蓋屋，白石壘牆，陰陰松暝，鶴飛回，小小池晴，龜出曝，翠柳碧梧夾路，玄猿白鶴迎門。

頃刻間，庵裏走出個道童來，道：「二位莫不是尋師父救人麼？」二人道：「便是。」相煩通報，則個道童道：「若是別

慮俺師父不去，只割情慾之妖，却爲甚的，情能生人，亦能死人，生是道家之心，死是道家之忌。二人道：正要割情慾之妖，救人之死，小童急去請出皇甫真人，真人見道童已說過了，吾可一去，迤邐同到吳員外家，纔到門首，便道：這家被妖氣罩定，却有生氣相臨，却好小員外出見真人，喫了一驚，道：鬼氣深了，九死一生，只有一路可救，驚得老夫妻都來跪告真人，俯垂法術，救俺一家性命。真人道：你依吾說，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若到所在，這鬼必然先到，倘若滿了一百二十日，這鬼不去，員外拚着一命，不可救治矣。

員外應允，備素齋，請皇甫真人齋罷，相別自去。老員外速教收拾担仗，往西京河南府去避死，正是

曾觀前定錄

生死不由人

小員外請兩個趙公子，相伴同行，沿路去收，由你登山涉嶺，過澗渡橋，中間處有伴無人，但小員外喫食，女兒在旁供菜，員外臨睡，女兒在傍解衣，若員外登廁，女兒拿着衣服，處處莫避，在在難離，不覺在洛陽幾日，忽然一日，屈指算時，却好一百二十日，如何是好，那兩個趙公子和從人，守着小員外，請到酒樓散悶，又愁又怕，都閣不住淚汪汪地，又怕小員外看

有此順從
直得一死

見急急拭了，小員外目瞬口呆，罔知所措，正低了頭，倚着闌干，恰好皇甫真人騎個驢兒過來，趙公子看見了，慌忙下樓，當街拜下，扯住真人求其救度，吳清從人都一齊跪下拜水，真人便就酒樓上結起法壇，焚香步罡，口中念念有詞，行持了畢，把一口寶劍遞與小員外道：「員外本當今日死，且將這劍去，到晚緊閉了門，黃昏之際，定來敲門，休問是誰，速把劍斬之。若是有幸，斬得那鬼，員外便活；若不幸，悞傷了人，員外只得納死。」總然一死，還有可脫之理，分付罷。真人自騎驢去了，小員外得了劍，巴到晚間，閉了門，漸次

黃昏，只聽得剝啄之聲，員外不露聲息，悄然開門，便把劍斫下，覺得隨手倒地。員外又驚又喜，心窩裡突突地跳，連叫「快點燈來」。眾人點燈來照，連店主人都來看，不看猶可，看時，眾人都喫了一大驚。

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

店主認得砍倒的屍首，却是店裡奔走的小廝，阿壽十五歲了，因往街上登東，關在門外，故此敲門，恰好被劍砍壞了。當時店中嚷動地方來，見了人命事，便將小員外縛了，兩個趙公子也被縛了，等待來朝，將一行人解到河南府，大尹聽得是殺人公事，看了

辭狀卽送獄司勘問。吳清將皇甫真人斬妖事備細說了。獄司道：「這是荒唐之言，見在殺死小廝，真正人命如何抵釋？」喝教手下用刑，却得跟隨小員外的在衙門中使透了銀子。獄卒稟道：「吳清久病未痊，受刑不起。」那兩個宗室止是干連小犯。獄官借水推船，權把吳清收監候病痊再審。二趙取保在外，一面着地方將棺木安放屍首，聽候堂上弔驗。斬妖劍作兇器駐庫，却說吳小員外是夜在獄中垂淚嘆道：「爹娘止生得我一人，從小寸步不離，何期今日死於他鄉，早知左右是死，背井離鄉着甚麼來。」又嘆道：「小娘子呵，」

只道生前相愛，誰知死後纏綿。恩變成仇，害得我骨肉分離，死無葬身之地。我好苦也！我好恨也！嗟惹了半夜不覺睡去，夢見那花枝般多情的女兒，妖妖嬈嬈，走近前來，深深道箇萬福。道小員外休得悵恨奴家，奴自身亡之後，感太元夫八空中經過，憐奴無罪早歿，授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今已完滿。奴自當去，前夜特來奉別。不意員外起其惡意，將劍砍奴。今日受一夜牢獄之苦，以此相報。阿壽小廝自在東門外古墓

不詳做
多情女兒

之中只教官府覆驗屍首便得脫罪奴又與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員外試服一粒管取百病消除元神復舊又一粒員外謹藏之他日成就員外一段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說罷出藥二粒如雞豈般其色正紅分明是兩粒火珠那女兒將一粒納於小員外袖內一粒納於口中叫聲奴去也還鄉之日千萬到奴家荒墳一顧也表員外不忘故舊之情小員外再欲叩問詳細忽聞鐘聲聒耳驚醒將來口中覺有異香腹裡一似火團展轉汗流如雨巴到天明汗止身子頓覺健旺摸摸袖內一粒金丹尚在

宛如夢中所見小員外隱下餘情只將女鬼托夢說阿壽小廝見在請覆驗屍首便知真假獄司稟過大尹開棺檢視原來是舊笊筴一把並無他物尋到東門外古墓那阿壽小廝如醉夢相似睡於破石櫛之內衆人把姜湯灌醒問他如何到此那小廝一毫不知獄司帶那小廝并笊筴到大尹面前教店主人來認實是阿壽未死方知女鬼的做作大尹即將衆人趕出皇甫真人已知斬妖劍不靈自去入山修道去了二趙接得吳小員外連稱恭喜酒店主人也來謝罪三人別了主人家領着僕從歡歡喜喜回開封府

來離城還有五十餘里，是箇大鎮，權歇馬上店，打中火，只見間壁一個大戶人家門首，貼一張招醫榜文。本宅有愛女患病垂危，人不能識，倘有四方明醫，善能治療者，奉謝青蚨十萬，花紅羊酒奉迎，決不虛示。

吳小員外看了榜文，問店小二道：「間壁何宅患的是甚病？沒人識得。」小二道：「此地名褚家庄，間壁住的，就是褚老員外，生得如花似玉一位小娘子，年方一十六歲，若干人來求他，老員外不肯輕許。一月之間，忽染一病，發狂顛語，不思飲食，許多太醫下藥，病只有

增無減好。一主大財鄉，没人有福承受得，可惜好個小娘子，世間難遇。如今看看欲歿，老夫妻兩口兒晝夜啼哭，只祈神拜佛，做好事保福，也不知費了若干錢鈔了。小員外聽說，心中暗喜，道：「小二哥，煩你做個媒，我要娶這小娘子爲妻。」小二道：「小娘子十生九死，官人便要講親，也待病痊。」小員外道：「我會醫的，是狂病，不願受謝，只要許下成婚，手到病除。」小二道：「官人請坐，小人即時傳語。」須臾之間，只見小二同着褚公到店中來，與三人相見了，問道：「那一位先生善醫？」小二道：「趙舉手道：『這位吳小員外，褚公道：先生若醫得小女

病痊帖上所言毫釐不敢有負吳小員外道學生姓
吳名清本府城內大街居住父母在堂薄有家私豈
希罕萬錢之贈但學生年方二十尚未婚配久慕宅
上小娘子容德俱全倘蒙許諧秦晉自當勉效盧扁
二趙在傍又幫襯許多好言誇吳氏名門富室又誇
小員外做人忠厚褚公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不由他
不應承了便道若果然醫得小女好時老漢賠薄薄
粧奩送至府上成婚吳清向二趙道就煩二兄爲媒
不可退悔褚公道豈敢當下褚公連三位都請到家
中設宴款待吳清性急就教老員外引進令愛房中

看病下藥褚公先行吳清隨後也是緣分當然吳小
員外進門時那女兒就不狂了吳小員外假要看脈
養娘將羅幃半揭幃中但聞金釧索琅的一聲舒出
削玉團冰的一隻纖手來正是

未識半面花容

先見一雙玉腕

小員外將兩手脈俱已看過見神見鬼的道此病乃
邪魅所侵非學生不能治也遂取所存玉雪丹一粒
以新汲井花水令其送下那女子頓覺神清氣爽病
體脫然褚公感謝不盡是日三人在褚家庄歡飲至
夜褚公留宿于書齋之中次日又安排早飯相請二

警世通言 卷三十
趙道擾過就告辭了，只是吳小員外姻事不可失信。褚公道：小女蒙活命之恩，豈敢背恩忘義？所諭敢不如命。小員外就拜謝了岳丈。褚公備禮相送，爲程儀之敬。三人一無所受，作別還家。吳老員外見兒子病好回來，歡喜自不必說。二趙又將婚姻一事說了，老員外十分之美，少不得擇日行聘。六禮既畢，褚公備千金嫁裝，親送女兒過門成親。吳小員外在花燭之下，看了新婦，喫了一驚，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這個穿杏黃衫的美女，過了三朝半月，夫婦厮熟了。吳小員外叩問妻子：去年清明前二日，果係探親人

城，身穿杏黃衫，曾到金明池上遊觀，正是人有所願，天必從之。那褚家女子小名也喚做愛愛。吳小員外一日對趙氏兄弟說知此事，二趙各各稱奇。此段姻緣，乃盧女成就，不可忘其功也。吳小員外卽日到金明池北盧家店中，述其女兒之事，獻上金帛，拜認盧榮老夫婦爲岳父母，求得開墳一見，願買棺改葬。盧公是市井小人，得員外認親，無有不從。小員外央陰陽生擇了吉日，先用三牲祭禮，澆奠，然後啟土開棺。那愛愛小娘子面色如生，香澤不散，乃知太陰煉形之術所致。吳小員外嘆羨了一回，改葬已畢，請高僧

廣做法事七晝夜其夜又夢愛愛來謝自此踪影遂絕後吳小員外與褚愛愛百年諧老盧公夫婦亦賴小員外送終此小員外之厚德也右詩為證

金明池畔逢雙美
世上有情皆似此

了却人間生死緣
分明火宅現金蓮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庄

東隣昨夜報吳姬
不是婦人偏可近

一曲琵琶蕩客思
從來世上少男兒

這四句詩是誇獎婦人的自古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且如婦人中只有媚流最賤其中出色的儘多有一個梁夫人能於塵埃中識拔韓世忠世忠自卒伍起為大將與金兀朮四太子相持於江上梁夫人脫簪珥犒軍親自執桴播鼓助陣大敗金人後世忠封

仙他是長安名妓有鄭元和公子關他吊了稍在悲
田院做乞兒大雪中唱蓮花落亞仙聞唱知是鄭郎
之聲收留在家繡繡裏體別目勸讀一舉成名中了
狀元亞仙直封至一品夫人這兩個是紅粉班頭青
樓出色

若與尋常男子比

好將巾幗換衣冠

如今說一個妓家故事雖比不得李亞仙梁夫人恁
般大才却也在千辛百苦中熬鍊過來助夫成家有
個小小結果這也是千中選一話說揚州府城外有
個地名叫曹家庄庄上曹太公是個大戶之家院君

已故止生一位小官人名曹可成那小官人人材出
衆百事伶俐只有兩件事非其所長一者不會讀書
二者不會作家常言道獨子得惜因是個富家愛子
養驕了他又且自小納粟入監出外都稱相公一發
縱蕩了專一穿花街串柳巷喫風月酒用脂粉錢真
個滿面春風揮金如土人都喚他做曹狀子太公知
他浪費禁約不住只不把錢與他用他就瞞了父親
背地將田產各處抵借銀子那敗子借債有幾般不
便空處第一折色短少不能足數遇狠心的還要搭
些貨物第二利錢最重第三利上起利過了一年十

個月只倒換一張文書，並不催取。誰知本重利多，便有銅斗家計，不彀他盤美。第四居中的，人還要扣些謝禮。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債主，狐假虎威，需索不休。第五寫借票時，只揀上好美產要他寫做抵頭。既寫之後，這產業就不許你賣與他人。及至崔筭與他又要減你的價錢，若筭過便有幾兩贏餘，要他找絕。他又東扭西捏，朝三暮四，沒有得爽利。與你有此五件不便空處，所以往往破家爲尊長的，只管拿住兩頭不放，却不知中間都替別人家發財去了。十分家當實在沒用得五分，這也是只顧生前不顧死後。

左右把與他敗的，到不如自取。裏看他結末了，也得明白。

明識兒孫是下流

故將鎖鑰用心收

兒孫自有兒孫筭

枉與兒孫作馬牛

閒話休叙，却說本地有個名妓，叫做趙春兒，是趙大媽的女兒，真個花嬌月艷，玉潤珠明。專接富商巨室，賺大主錢財。曹可成一見，就看上了。一住整月在他家，撒漫使錢，兩下如膠似漆。一個願討，一個願嫁。神前罰願，燈下設盟，爭奈父親在堂，不敢娶他入門。那妓者見可成是慷慨之士，要他贖身，原來妓家有這

個規矩初次破瓜的叫做梳櫛孤老若替他把牙價還了鴉兒由他自在接客無拘無管這叫做贖身孤老但是贖身孤老要歇時別的客只索讀他十夜五夜不論宿錢後來若要娶他進門別不費財禮又有這許多脾胃處曹可成要與春兒贖身大媽索要五百兩分又不肯少可成各處說法尚未到手忽一日聞得父親喚銀匠在家傾成許多元寶未見出笏用心體訪曉得藏在臥房床背後複壁之內用帳子掩着可成覷個空楚進房去偷了幾個出來又怕父親查檢照樣做成貫鉛的假元寶一個換個大模大樣的與春兒贖了身又置辦衣飾之類以後但是要用就將假銀換出真銀多多少少都放在春兒處憑他使費並不檢查真個來得易去得易日漸日深換個行雲流水也不曾計個數目是幾錠幾兩春兒見他撒漫只道家中有餘亦不知此銀來歷忽一日太公病篤喚可成夫婦到床頭叮囑道我兒你今三十餘歲也不爲年少了數千回頭便作家你如今莫去花柳遊蕩取心守分我家當之外還有些本錢又沒第二個兄弟分受儘教你夫妻受用遂指床背後說道你揭開帳子有一層複壁裏面藏着元寶一百個共

五千兩這是我一生的精神，向因你務外，不對你說。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置些產業，傳與子孫，莫要又浪費了。又對媳婦道：娘子，你夫妻是一世之事，莫要冷眼相看，須將好言諫勸丈夫同心合膽，共做人家。我九泉之下，也得瞑目。說罷，須臾死了。可成哭了一場，少不得安排殯葬之事，暗想：複壁內正不知還存得多少真銀，當下搬將出來，鋪滿一地，看時都是貫鉛的假貨，整整的數了九十九個，剛剩得一個真的，五千兩花銀費過了四千九百五十兩。可成良心頓萌，早知這東西始終還是我的，何須性急。如今大事

在身，空手無措，反欠下許多債負，懊悔無及。對着假錠，放聲大哭。渾家勸道：你平日務外，既往不救，如今現放着許多銀子，不理正事，只管哭做甚麼。可成將假錠偷換之事，對渾家叙了一遍。渾家平昔聞爲老公務外，諫勸不從，氣得有病在身，今日哀苦之中，又聞了這個消息，如何不惱。登時手足俱冷，扶回房中，上了床，不設數日也死了。這的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可成連遭二喪，痛苦無極，勉力支持，過了七七四十九日，各債主都來算帳，把曹家庄祖業田房盡行盤

箒去了，因出房與人上緊出殯。此時孤身無靠，權退在墳堂屋內安身。不在話下。且說趙春兒久不見可成，未家心中思念，聞得家中有父喪，又渾家爲假錠事氣死了，恐怕七嘴八張，不敢去吊問。後來曉得他房產都費了，搬在墳堂屋裡安身，甚是妻慘。寄信去請他來，可成無顏相見，回了幾次，連連來請，只得含羞而往。春兒一見，抱頭大哭道：「妾之此身，乃君身也。幸妾尚有餘費，可以相濟。有急，何不告我？」乃治酒相款。是夜留宿，明早取白金百兩贈與可成，囑付他拿回家省喫省用。缺少時再來對我說。可成得了銀子，

頓忘苦楚，迷戀春兒，不肯起身。就將銀子買酒買肉，請舊日一班閒漢同喫。春兒初次不好阻他。到第二次，就將好言苦勸，說這班閒漢有損無益。當初你一家人人家都是這班人壞了，如今再不可近他了。我勸你回去是好話，且待三年服滿之後，還有事與你商議。一連勸了幾次，可成還是敗落財主的性子，疑心春兒厭薄他，忿然而去。春兒放心不下，悄悄地教人打聽他，雖然不去跳牆，依舊大喫大用。春兒暗想：他受苦不透，還不知稼穡艱難。且由他磨鍊去，過了數日，可成盤纏竭了，有一頓沒一頓，却不伏氣去告求春

兒春兒心上雖念他，也不去惹他上門了。約莫十分艱難，又教人送些柴米之類。小小周濟，他只是不敷。却說可成一般，也有親友自己不能周濟，看見趙春兒家擔東送西，心上反不樂到去攛掇可成道：你當初費過幾千銀子，在趙家連這春兒的身子都是你贖的。你今如此落莫，他却風花雪月受用，何不去告他一狀，追還些身價也好。可成道：當初之事，也是我自家情願相好在前。今日重新番臉，却被子弟們笑話。又有嘴快的，將此話學與春兒聽了，春兒暗暗點頭，可見曹生的心腸還好。又想道人無千日好花無

百日紅，若再有人攛掇，怕不變卦。躊躇了幾遍，又教人去請可成到家，說道：我當初原許嫁你，難道是哄你不成。一來你服制未滿，怕人議論；二來知你艱難，趁我在外尋些衣食之本，你切莫聽人閒話，壞了夫妻之情。可成道：外人雖不說好話，我却有主意。你莫疑我住了一二晚，又贈些東西去了。光陰似箭，不覺三年服滿。春兒備了三牲祭禮，香燭紙錢，到曹氏墳堂拜奠，又將錢三串把與可成做起靈功德。可成歡喜功德完滿，可成到春兒處作謝。春兒留欸飲酒中間，可成問從良之事。春兒道：此事我非不願，只怕你

還想娶大娘，可成道：我如今是什麼日子，還說這話。春兒道：你目下雖如此說，怕日後掙得好時，又要尋良家正配，可不枉了我一片心機。可成就對天說起誓來，春兒道：你既如此堅心，我也更無別話。只是墳堂屋裡不好成親，可成道：在墳邊左近，有一所空房，要賣，只要五十兩銀子，**春兒**買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兒就湊五十兩銀子，把與可成買房，又與些零碎銀錢，教他收拾房室，置辦些家火，擇了吉日，至期打疊細軟，做幾個箱籠，裝了，帶着隨身伏侍的丫鬟，叫做翠葉，喚個船隻，驀地到曹家，神不知，鬼不覺，完其親事。

收將野雨閒雲事

做就牽絲結髮人

畢姻之後，春兒與可成商議過活之事。春兒道：你生長富室，不會經營生理，還是贖幾畝地耕種，這是務實的事。可成自誇其能，說道：我經了許多折挫，學得乖了，不到得被人哄了。春兒湊出三百兩銀子，交與可成。可成是散漫慣了的人，銀子到手，思量經營那一樁好，往城中東占西卜，有先前一班間漢，遇見了，曉得他納了春姐，手中有物，都來哄他。某事有利，無利，某事利重，利輕，某人五分錢，某人合子錢，不一時，都哄盡了空手，而回，却又去問春兒要銀子用氣。

得春兒兩淚交流道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恩
有時你當初浪費以有今日如今是有限之物費一
分沒一分了初時硬了心腸不管閒事以後夫妻之
情看不過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擔將出來無過是買
柴糴米之類拿出來多遍了覺得漸空虛一遍少
似一遍可成先還有感激之意一年半載理之當然
只道他還有多少私房不肯和盤托出終日鬧炒逼
他拿出來春兒被逼不過擎口氣將箱籠上鑰匙一
一交付丈夫說道這些東西左右是你的如今都交
與你省得欠掛我今後自和翠葉紡績度日我也不

要你養活你也莫纏我春兒自此日爲始就喫了長
齋朝暮紡績自食可成一時雖不過意却喜又有許
多東西暗想道且把來變賣銀兩今番贖取些恒業
爲恢復家緣之計也在渾家面上爭口氣雖然腹內
躊躇却也說而不作常言食在口頭錢在手頭費一
分沒一分坐喫山空不上一年又空言了更無出沒
瞞了老婆私下把翠葉這丫頭賣與人去春兒又失
了個紡績的伴兒又氣又苦從前至後把可成訴說
一場可成自知理虧懊悔不迭禁不住眼中流淚又
過幾時沒飯喫了對春兒道我看你朝暮紡績到是

一節好生意，你如今又沒伴，我又沒事做，何不將紡績教會了？也是一隻飯碗。春兒又好笑又好惱，忍不住罵道：「你堂堂一軀男子漢，不指望你養老婆，難道一身一口，再沒個道路尋飯喫？」可成道：「賢妻說得是，鳥瘦毛長，人貧智短，你教我那一條道路尋得飯喫的？我去做春兒道，你也會讀書識字，這裡村前村後，少個訓蒙先生，墳堂屋裡又空着，可不聚集幾個村童教學，得些學俸，好盤用。」可成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賢妻說得是。」當下便與鄉老商議，聚了十來個村童，教書寫做，甚不耐煩。出於無奈，過了些時，漸漸慣了。」

了。枯茶淡飯，絕不想分外受用。春兒又不時牽前扯後的訴說，他可成並不敢回答一字，追思往事，要便流淚。想當初，偌大家私，沒來由付之流水，不須題起，就是春兒帶來這些東西，若會算計時儘可過活。如今悔之無及，如此十五年，忽一日，可成入城，撞見一人，身補銀帶，烏紗皂靴，乘輿張蓋而來，僕從甚盛。其人認得是曹可成，出轎施禮。可成躲避不迭，路次相見，各問寒暄。此人姓殷，名盛，同府通州人。當初與可成同坐監，同撥歷的，近選得浙江按察使，經歷在家，起身赴任，好不熱鬧。可成別了殷盛，悶悶回家，對渾

家說道我的家當已敗盡了，還有一件敗不盡的是
監生今日看見通州殷盛選了三司首領官往浙江
赴任好不興頭，我與他是同撥歷的，我的選期已透
了，怎得銀子上京使用，春兒道莫做這夢罷，見今飯
也沒得喫，還想做官過了幾日，可成欣羨，殷監生榮
華三不知，又說起春兒道，選這官要多少使用，可成
道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財來財
往，莫說監生官使用多些，就有個好地方，多起得些
銀子，再肯營幹時，還有一兩任官做，使用得少，把個
不好的缺打發你一年二載，就陞你做王官，有官無

職監生的本錢，還弄不出哩，春兒道好缺要多少，可
成道好缺也費得千金，春兒道百兩尚且難措，何況
千金還是訓蒙安穩，可成含着雙淚，只得又去墳堂
屋裏教書，正是

漸無面目辭家祖 賸把淒涼對學生

忽一日春兒睡至半夜醒來，見可成披衣坐於床上，
哭聲不止，問其緣故，可成道適纔夢見得了官職，在
廣東潮州府，我身坐府堂之上，衆書吏參謁，我方喫
茶，有一吏瘦而長，黃鬚數莖，捧文書至公座，偶不小
心觸吾茶甌，翻污衣袖，不覺驚醒，醒來乃是一夢，自

思一貧如洗。此生無復冠帶之望。上辱宗祖。下玷子孫。是以悲泣耳。春兒道。你生於富家。長在名門。難道沒幾個好親眷。何不去借貸爲求官之資。倘得一命償之。有日可成道。我因自小務外。親戚中都以我爲不肖。擯棄不納。今窮困如此。枉自開口。人誰托我。便肯借時。將何抵頭。春兒道。你今日爲求官借貸。比先前浪費不同。或者肯借。也不見得。可成道。賢妻說得是。次日真個到三親四眷家。去了一巡。也有閉門不納的。也有回說不在的。就是相見時。說及借貸求官之事。也有冷笑不答的。也有推辭沒有的。又有念他

開口一場。少將錢米相助的。可成大失所望。回復了春兒。

早知借貸難如此

悔却當初不作家

可成思想無計。只是啼哭。春兒道。哭恁麼。沒了銀子。便哭有了銀子。又會撒漫起來。可成道。到此地位。做妻子的。還信我。不過莫說他人。哭了一場。不如死休。只可惜負了趙氏妻。十五年相隨之意。如今也顧不得了。可成正在尋死。春兒上前解勸道。物有一變。人有千變。若要不變。除非三尺蓋面。天無絕人之路。你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輕。可成道。螻蟻尚且貪生。豈有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一
人不惜死，只是我今日生而無用，到不如死了乾淨。省得連累你終身。春兒道：且不要忙，你真個收心務實。我還有個計較，可成連忙下跪道：我的娘，你有甚計較，早些救我性命。春兒道：我當初未從良時，結拜過二九一十八個姊妹，一向不曾去拜望。如今爲你這冤家，只得忍着羞去走一遍。一個姊妹出十兩，十八個姊妹也有一百八十兩銀子。可成道：求賢妻就去。春兒道：初次上門，須用禮物，就要備十八副禮。可成道：莫說一十八副禮，就是一副禮也無措。春兒道：若留得我一兩件首飾，在今日也還好活動。可成又

啼哭起來。春兒道：當初誰叫你快活透了，今日有許多眼淚。你且去理會起送文書，待文書有了，那京中使用，我自去與人討面皮。若弄不來文書時，可不在了。可成道：我若起不得文，誓不回家。一時間說了大話，出門去了。暗想道：要備起送文書，府縣公門也得些使用，不好又與渾家纏帳，只得自去。向那幾個村童學生的家裏告借，一錢五分的湊來，好不費力。若不是十五年折挫到於如今，這些須之物，把與他做一封賞錢也還不穀。那個看在眼裏，正是彼一時，此一時。可成湊了兩許銀子，到江都縣幹辦文書縣裏

如西一出
絕如慶

有個朱外郎爲人忠厚與可成舊有相識曉得他窮了、在衆人面前替他周旋其事寫個欠票等待有了地方加利寄還可成歡歡喜喜懷着文書回來一路
上叫天地叫祖宗只願渾家出去告債告得來便好
走進門時只見渾家依舊坐在房裏績麻光景甚是
淒涼口雖不語心下慌張想告債又告不來了不覺
眼淚汪汪又不敢大驚小恠懷着文書立於房門之
外低低的叫一聲賢妻春兒聽見了手中擘麻口裏
問道文書之事如何可成便腳踏進房門在懷中取
出文書放於桌上道托賴賢妻福蔭文書已有了春

兒起身將文書看了肚裏想道這馱子也不馱了相
着可成問道你真個要做官只怕爲妻的叫奶奶不
起可成道說那里話今日可成前程全賴賢妻扶持
挈帶但不識借貸之事如何春兒道都已告過只等
你有個起身日子大家送來可成也不敢問借多借
少慌忙走去肆中擇了個吉日回復了春兒春兒道
你去鄰家借把鋤頭來用用須臾鋤頭借到春兒拿
開了績麻的藍兒指這搭地說道我嫁你時就替你
辦一頂紗帽埋於此下可成想道紗帽埋在地下却
不朽了莫要拘他且鋤着看怎地運起鋤頭狠力幾

春兒有用之才不在
這奶奶

下只聽得噯的一聲響，翻起一件東西，可成到驚了一挑，檢起看是個小小磁罈，罈裏面裝着散碎銀兩和幾件銀酒器。春兒叫丈夫拿去城中傾兌，看是少可成傾了鏹兒，允准一百六十七兩，拿回家來，雙手捧與渾家，笑容可掬。春兒本知數目，有心試他，見分毫不曾苟且，心下甚喜，叫再取鋤頭來，將十五年常坐下績麻去處，一個小矮橈兒搬開了，教可成再鋤下去，鋤出一大磁罈，內中都是黃白之物，不下千金。原來春兒看見可成浪費，預先下着情地埋藏，這許多東西，終日在上面坐着績麻，一十五年並不露

半字，真女中丈夫也。可成見了許多東西，掉下淚來。春兒道：「官人爲甚悲傷？」可成道：「想着賢妻一十五年勤勞辛苦，布衣蔬食，誰知留下這一片心機，都因我曹可成不肖，以至連累受苦。今日賢妻當受我一拜，說罷就拜下去。春兒慌忙扶起道：「今日苦盡甘來，博得好日，共享榮華，可成道：「盤纏儘有我上京聽選，留賢妻在家，形孤影隻，不若同到京中，百事也有商量。」春兒道：「我也放心不下，如此甚好。當時打一行行李，討了兩房童僕，催下船隻，夫妻兩口，同上北京，正是

運去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生光

可成到京尋個店房安頓了家小吏部投了文書有銀子使用就選了出來初任是福建同安縣二尹就陞了本省泉州府經歷都是老婆幫他做官宦聲大振又且京中用錢謀爲公私兩利陞了廣東潮州府通判適值朝覲之年太守進京同知推官俱缺上司道他有才批府印與他執掌擇日陞堂管事吏書叅謁已畢門子獻茶方纔舉手有一外郎捧文書到公座前觸翻茶甌淋漓滿袖可成正欲發怒看那外郎瘦而長有黃鬚數莖猛然想起數年之前曾有一夢今日光景宛然夢中所見始知前程出處皆由天定

非偶然也那外郎驚慌磕頭謝罪可成好言撫慰全無怒意合堂稱其大量是日退堂與奶奶述其應夢之事春兒亦駭然說道據此夢量官人功名止於此任當初墳堂中教授村童衣不蔽體食不克口今日三任爲牧民官位至六品大夫太學生至此足矣常言知足不辱官人宜急流勇退爲山林娛老之計可成點頭道是坐了三日堂就托病辭官上司因本府掌印無人允所辭勉強視事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新官上任交印已畢次日文出致仕文書上司見其懇切求去只得准了百姓攀轅臥轍者數千人可

成一一撫慰夫妻衣錦還鄉三任官資約有數千金
贖取舊日田產房屋重在曹家庄與旺為官門巨室
這雖是曹可成改過之善却都虧趙春兒贊助之力
也後人有詩贊云

破家只為貌如花
如此紅顏千古少

又仗紅顏再起家
勸君還是莫貪花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

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

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

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樂華胥世

永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
北倚雄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
當先 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為南京到
永樂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為北京只因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一
這一遷把個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 永樂爺
九傳至於 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
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
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

日本關白平秀吉

西夏唵承恩

播州楊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唵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
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

一人有慶民安樂

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甲表萬曆二十年間 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

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有戶部
官奏准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
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
中結末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
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
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
李名甲字干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
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於
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
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嫩排行第十

院中都稱為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艷遍體嬌香兩鬢看畫遠山青一對眼明
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
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
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
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

斗筲之量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嫗

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

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
俏龐兒溫存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
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鴉兒貪財無義
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
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清好
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
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恩無底

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
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

差大使媽媽脅肩諂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
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
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闕院幾遍寫字來喚
他回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捱後來聞知老爺
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疎
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
愈熱媽媽也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
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
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日逐只將十娘
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

先是沒志
的朽東

新門庭鬧如火錢帛堆成垛自從那李甲在此混帳
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了個
鍾馗老連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
氣無煙成什麼模樣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答
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媽
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
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女兒
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
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
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

也怪不得
媽兒

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得你跟了他去。我別討個丫頭過活，却不好？十娘道：媽媽這話是真，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個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措

辦得來，只是三日式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豬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竭

故將財禮難嬌娘

窮之以見德

果然僥倖
成事後來
計如何
豈是不終
日之計李
重森物不
如娘何
卷之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為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為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束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湊聚將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眾人到也

不出馬兒
計

歡喜後來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風流浪子迷戀煙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為他氣壞在家他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手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翻成惡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目今正值空乏不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决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間有了杜家

連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搔首道：「未必那杜媼曲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鴛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鴛兒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占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又礙却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笑你，落得一場褻瀆，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煙花逐客之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爲上。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足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箇月也難。如今的世情，那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煙花也靠定你没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央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着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

七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一
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公子，自覺無顏，回復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咱尋你，是必同去。」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着表子，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嘿，嘿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

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

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奉命呼喚，忍耻而來，非某不
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
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權
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
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
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卧絮褥內藏有碎銀
百五十兩，此妾私畜，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
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為力，限只四日，萬勿遲悞。」十娘
起身將褥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褥而去。
逕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

拆開看時，絮中都裹着零碎銀子，取出兌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爲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成，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爲足下告債，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二人得遂其願。」

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甲道：「此銀一交，便當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未了。鴛兒恰來敲門，叫道：「嫩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啟戶相延道：「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鴛兒不料公子有銀，嘿然變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兒在媽媽家中八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事，又媽媽親口所訂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

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持銀去，見卽刻自盡。恐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鴟兒無詞，以對腹內籌畫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允，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卽今就去。平時穿戴衣飾之類，毫厘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來，就落了鎖。此時九月天氣，十娘纔下床，尚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離了度婆大門。

鯉魚脫却金鈞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擡你權往柳

榮卿寓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若姊妹平昔相厚，理宜話別。况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秀髻舊衫，驚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資，是此位姐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瑤簪、寶珥、錦袖花裙、鴛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

筵席月朗讓卧房與李甲杜燉二人過宿次日又大
 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
 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
 直飲至夜分十娘向眾姊妹一一稱謝眾姊妹道十
 姊為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
 行姊妹們尚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
 報但阿姊千里間閨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約
 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
 慮也眾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
 家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那君

亦曾計議有定着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
 妓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轉尋思尚未有

亦安帖

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
 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
 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携妾于歸彼此
 安妥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
 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
 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
 慌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
 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三人又飲了

一日酒次畢，擇了出行吉日，僱倩轎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贐，十姊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與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盃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泪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

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舡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闕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着，又製辦了鋪蓋，剝來只勾轎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裡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卓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

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眾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矣。」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過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無話。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別僱了民船，安行李，約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船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顧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

尚
之時宜其
不永

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宜開懷暢飲，以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為何如？」十娘道：「妾久疎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是，見同志耳。」公子乃携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盃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鬱，鸞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為我一歌否？」十娘興亦勃發，遂開喉頓嗓，取扇按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盃與嬋娟一曲，各小桃紅真個

每公老成

聲飛霄漢雲皆駐

響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賚，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萬，積祖揚州種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州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踪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展轉尋思，通宵不寐。

捱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飛舞，怎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

萬徑人踪絕

扁舟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船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盪盪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杳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雙曲高亭

士商何詩
斷老丁社
十娘一生
可恨可恨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舒頭出艙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了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他好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諱李公子叙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孫富也叙過了又叙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親熟孫富便道風雪阻舟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舟次無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海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擾孫富道說那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囑教艙公打跳童兒張傘迎

執事不密
能由不老
成之故

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上涯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樓揀一副潔淨座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屏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賣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

道兄携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嚴，尚費躊躇耳。孫富將機就機，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况所携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其作計較否。公子攢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問道：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噴，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孫富沉吟半晌，故作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間，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指教，何必謙遜。孫富道：尊大人位居

小人謝東
偏近通理

方面，必嚴帷薄之嫌，平時既怪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况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進不能和睦，家庭退無詞以回復，尊寵即使留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資斧困竭，豈不進退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是孫富又道：小弟還有句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更求盡言。孫富道：疎不間親，還是莫說罷。公子道：但

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况煙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院名姝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為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為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為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為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為夫弟不以為兄同袍不以為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據高明

若非私意
竟是忠告

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觀家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而不言耶孫富道兄飄零之餘嚴親懷怒閤閤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為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為棄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

刺心

間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没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得其心肯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爲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筭還了酒錢與公子携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却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滿斟熱酒勸之公子搔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床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盤爲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鬱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啟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夜半公子醒來又嘆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難言之事頻頻嘆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簌掉下泪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軟言撫慰道妾

與郎君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數千里，未曾哀戚，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泪而言道：「僕天涯窮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况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爲我籌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驚道：「郎君意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爲我畫

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天，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旣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泪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

快快應承了他，不可挫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允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為賈豎子所欺。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粧，乃迎新送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富船中，回復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粧臺為信。」公子又回復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便擡去。孫富喜甚，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右真心不
捨十娘必
更有說

十娘親自檢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船舷，以手招孫富。孫富一見，竟不附體。十娘啟朱唇，開皓齒，道：「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檢還之也。」孫富視十娘已為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替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牣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

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祿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爲讒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

渝前出都之際假托衆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積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

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踪影，可惜一箇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鬼渺渺歸水府

七鬼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釀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卧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

個小匣兒，遇春啟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於床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悵悵未忘。早間曾以小匣托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嘆息累日，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木，無足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

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喚作風流也不慚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即今杭州是也。在城眾安橋北，背觀音庵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

舊世通言 卷三十一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管交賽兒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隣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稍工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

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做甚，喬俊道：稍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愿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爲妾，說得這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艙裏去說這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稍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入告夫人，跟前這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千貫文財禮，稍

工便說隣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復。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哩。喬俊聽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稍工送過夫人船上。夫人接了，說與稍工，教請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爲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生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

了老夫人，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船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二十五歲，當晚就舟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逕入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春香，焦躁起來，說：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高氏啟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婦人之語不宜聽，割戶分門壞五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世間男子幾多人

禍本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枉然了。只是要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自從今日為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司門戶等事，你自教賤婢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

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罷，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來搬貨物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揀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刮取人頭帳目及私房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回到家裏說與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新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夫回來，看看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冷，賽兒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聽得敲門，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了東西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道：

有此美意
不撤回
一家

「大娘見大官人，不回記掛你無盤纏，教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周氏見說，回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拜上。大娘大姐，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門，還未回哩。」那人說：「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

周氏合當
推向大娘
家去

海寧砌江塘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僱他去做工。周氏答道：「既如此，只憑你教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家裏又無人，可僱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也是個良善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遂謝了里長，留在家裏。

裏。至次日，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樂。那知家裏賽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家，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熱羹熱飯，搬與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周氏時常眉

真聖賢狀
下做自了
高氏自
向真潔回

慾火近乾
未即便不
熾亦非體
矣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三
來眼去的勾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擺在房內床面前卓兒上。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喫。」小二于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喫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罷。小二道：「不敢。」周氏罵了兩三聲蠻子，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挨肩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教他摸胸前麻團也似白姝。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樓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五六盃。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

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開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間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強回答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語

此人勿用
選了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料想違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大娘家裏也無人小人情愿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樓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歡喜回答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鎖

家私

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等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阜絲麻線遂留下教他看店討酒罈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住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此情該打
發小二去

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爲婿却不便當高氏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賤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僱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喫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被

這疑小二
又重托他
阿他

此時逐了
小二還是
下策欲殺
之是無策
天此惜女
之過

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姦夫，喫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喫何人弄了身體？這妳大了，你好好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忘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嚷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蠻子，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節

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實，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箇做了一路，故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我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邊，教周氏去竈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

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發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屍上，馱去丟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大工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屍首，道：「祛除了這害最好，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往來的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高氏將燈照出

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掇塊大石、
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
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
工回家輕輕的關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
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
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千不合萬
不合、將他絞死、後來却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
戶、悔之何及、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
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玉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
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無禮、偷了我
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玉秀自在房裏也不問他、那
隣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
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
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關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
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
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人門
裏、滿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
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三
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裏問訊，逕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着青緇一口巾。一月前說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遶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喫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巧，物有偶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裏，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穿着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搜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戶，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門，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與你搜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

和姦罪不
至死所以
董小二仍
算枉殺

罷道若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
船便跳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個
小娘子拽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
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
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于非命
正是

鬧裏鑽頭熱處歪

遇人猛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
氏看時見頭面皮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

上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
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
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伴作李團頭家買了棺
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
岸邊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止有船隻
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
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說
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泛將
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
首買具棺木盛了次日却來埋壘高氏道王酒酒你

可以知其
石死只為
私情爭氣
所共圖故

高氏一生
受了剛愎
自用之過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
着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
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
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
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
千刀萬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
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
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
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廝走到
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

文書叫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王酒酒跪在
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
有一喬俊出外爲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
玉秀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
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
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
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甘因此叫屈望
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
了公文差兩個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
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王

秀洪三四人關了大門取鎖鎖了我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搬回家姦了玉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辱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邊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我速駝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倘或丈夫回日怎的是好我今出于無奈因是趕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廝忒無理也祛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駝在新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玉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右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玉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與小二有姦母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喫酒賞月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苦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伴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當日鬧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

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千人回話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幾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玉秀在牢

泗人定
首從好
塗官府

喬俊何罪
乃沒其家
部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看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捧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讀道：兇身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趕了數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撻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三
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駝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主人見了喬俊，喫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却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尸首泛將起來，被人首告在安撫司。」

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裏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喫，那裏喫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番來覆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看自家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來錯認了屍却被王酒酒那厮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妾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裏家產都抄扎入

官了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傾辭別了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却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碗酒喫衆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滴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女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

此項錢
不待

世通言 卷三十三
爲許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日死無
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衆人知道是喬俊帶
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
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衆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
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
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
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從來好色亡家國

王青毒害亦亡身
豈見詩書誤了人



